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宋词“伤春”主题探析——以“古之伤心人”秦观为例

**The Theme of “Hurt Spring” in Song Ci Poetry: Taking the  
“Ancient Sad Man” Qin Guan as an example**

王馨贤

**WONG XIN XIAN**

**22ALB04523**

指导教师：林良娥师/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5**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宋词“伤春”主题探析——以“古之伤心人”秦观为例

**The Theme of “Hurt Spring” in Song Ci Poetry: Taking the  
“Ancient Sad Man” Qin Guan as an example**

王馨贤

**WONG XIN XIAN**

**22ALB04523**

指导教师：林良娥师/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5**

##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5 Wong Xin Xia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 目录

宣誓.....	iii
摘要.....	iv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5
第三节 研究范围.....	7
第四节 研究方法.....	9
第五节 研究难题.....	11
第六节 文献综述.....	11
第二章 “伤春”情之探源与秦观词风.....	14
第一节 文化渊薮中的“伤春”情结.....	14
第二节 宋词中的“伤春”意绪.....	18
第三节 秦观身世境遇.....	20
第四节 秦观之婉约词风.....	22
第三章 秦观词之伤春意象.....	25
第一节 花意象.....	26

第二节 柳意象.....	27
第三节 风意象.....	29
第四节 燕意象.....	30
第四章 秦观词之伤春意涵.....	32
第一节 艳情.....	32
第二节 身世之感.....	36
结语.....	40
引用书目.....	42
附录.....	47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王馨贤 WONG XIN XIAN

学号：22ALB04523

日期：2025 年 9 月 12 日

## 摘要

伤春是古代诗词的重要母题，至言情之宋词更为繁盛。宋词通过春光易逝抒发人生感慨、离愁别绪，形成别具一格的传统特色。宋词作为“心绪文学”，在缘情方面有着天然优势，面对春景的心之所伤有了合适的出口。本文以伤春为背景，探讨该主题的渊源以及所承载的多重情感。古人伤春由来已久，与中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农业社会结构、传统文化、节俗与民族心理有关。宋词中的伤春也不再局限于感时伤怀，情感获得深化，有了相思离情、身世之悲、国仇家恨等抒发自我的愁情。秦观作为婉约词派的代表，是这一词风的集大成者。他身世坎坷多舛，抑郁不得志的人生经历让他笔下的词作多有伤春悲秋的哀情。他的这些愁绪都用柔婉的语言表达出来，让伤春变的含蓄深情。本文将他以他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词中的伤春意象，以花、柳、风、燕这四种意象为主。这些本属烂漫的春意，在其纤巧细腻的笔触下，反而弥漫了萧瑟哀凄之感。此外，通过秦观词之研究，确认了宋词“伤春”除了是继承传统意象与因时伤怀的情感模式，更是抒发身世遭遇与深情缱绻的独特表达，丰富了宋词“伤春”的情感意涵。

**【关键词】** 宋词、伤春、秦观、意象、情感

## 致谢

三年、三十六个月、一千零九四五天，将时间细化了就觉得日子好像特别漫长。但，真正在体会人生的我们，却觉得时间好像太快了，快得都抓不住。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又三年，这么多三年里认识了好多形形色色的人。有人走了；有人留下，可是正是因为这些人们的存在才让生活变得可爱，人生变得有趣。

说要致谢，我第一想到的是我大学最重要的朋友，不多，就四个。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光让我在这无聊的金宝好像有了新的盼头，也因为有她们，我的大学生涯好像也精彩了一点。严格来说，没有她们，我大概在这里也带不了三年。非常感谢她们的存在，光是和她们在一起就感觉很多烦恼都消失了，永远只有快乐和笑声。也因为她们，我在大学的求学生活变得顺利了那么一点点，好多困惑、难熬的时刻都是她们给了我很多帮助，才能好好度过。

再来，我想谢谢我的爸爸妈妈。感谢他们一直无条件相信我，在他们的眼里和心中，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想干的事都能干成。正因为他们对我的自信给了我成长路上的勇气，因为我知道不管怎么样，永远都有人在为我托底。写这篇论文有挣扎、痛苦、崩溃的时刻，但爸爸妈妈一直都在鼓励我，他们相信我一定能够做到，也总让我放宽心，他们说：“没关系，你可以的。”

还有一个人，是我在大学里认识到的非常重要且珍贵的人，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我记得我在写论文时有很多痛哭流涕的瞬间都是他陪着我、安慰我，他说：“你这么厉害，肯定能做好。”写论文难免写到深夜，可是这种有些寂寞的时刻，抬头就能看到他在身边，每次这种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写论文也没那么难过了。

最后，我想谢谢我自己。虽然有点拖延症，也有点懒惰，但还是吭哧吭哧完成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让自己在人生中这次繁琐却不得不经历的旅程里留下一个值得骄傲的印记。虽然不尽完美，但承载了我的努力与成长，对我来说，是大学生涯里的一枚勋章。

当然，撰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总有许多不解、困惑的时候，感谢我的导师——林良娥老师给予的帮助，为我答疑解惑，让我能够还算顺利地完成这篇论文，也正有她的督促，让我能在期限内把这件事做完。

感谢这三年经历的一切，感谢遇到的人。

## 第一章 绪论

词作为宋代的一代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宋代，词被文人视为“小道”、“艳科”，难登大雅之堂，认为词并不能实现“文以载道”的功能，所以在文学价值上不如诗，明代杨慎就曾对词如此评价：“填词于文为末”。<sup>1</sup>然而，词因其文体上的优势，使其比起诗更能表达文人的婉转情思、幽隐心情，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言：“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sup>2</sup>诗能讲开阔的意境，而词通过独有的写作形式和深厚的情感，相比于诗能道更狭长且含蓄深远的话语，呈现出与诗不同的情感表达。诗与词这两种文学形式各有所长，两者应无高低贵贱之分，只不过根据作者的需求选择而已。与诗的“言志”不同，词的内容、主题更多集中在“伤春悲秋”、“儿女情长”上，主抒情。

有鉴于此，本论文决定以宋词中常见的“伤春”为研究主题。“伤春”，意指因春天而引起的悲情和愁绪。《说文解字》中对于“春”的解释为：“春，推也。”<sup>3</sup>春，意指催生，是花草生长的季节，也是万物复苏的开端，可以说春天象征着新生与希望的萌芽，有生机勃勃的朝气。宋词中也可见大量的与春天有关的意象，甚至春天这一季节也词作的主题意象，但在悲观、内心忧愁的词人笔下，蓬勃的春天

---

<sup>1</sup> [明] 杨慎，《词品》“欧苏词用选语”，引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 438。（注：以下采用《词话丛编》皆适用统一版本，故编者与出版讯息不再赘述）

<sup>2</sup> 王国维，《人间词话》“词体与诗体不同”，引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五册》，页 4258。

<sup>3</sup> [汉]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78），页 27。

却有了另一种意味。眼前充满活力的景象让官场、感情上正经历着挫折、离别的词人更感悲伤。因为春天，忧愁而至。秦观作为公认的“伤心人”，其词作里的哀情更甚，春天作为常见的文学意象，亦经常被运用于秦观词中。如此，秦观词对于我们了解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探讨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词因其特质而拥有多种名称，可称为曲子词、乐府、长短句、诗余等等，属于音乐文学，拥有固定且特殊的词调，可以配乐和歌吟咏。

《词史》里对词的起源发展如是道：

“勾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sup>4</sup>

一种新文体的出现往往自民间而生，词亦不例外。词的产生可以从隋朝开始追溯，盛唐时自民间孕育，中唐时期形成简单的雏形，直至晚唐成为成熟的文体。因隋唐期间燕乐的流行，为了能够倚声，盛唐时民间开始填词，因此词的开始无法与乐分离，从而造就了词这一文学形式独特的音乐性，甚至说词体的生成正是有赖于音乐作为基础。直到宋代，词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唐诗”之所以为“唐诗”是

---

<sup>4</sup> 刘毓盘，《词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 179。

因其在唐朝最受推崇，而词这一文学形式在宋代最为突出、盛行。王国维于《宋元戏曲史》开篇的序便将词并入宋代文学的主流：“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sup>5</sup>，因而有了“宋词”的概念。这最主要的原因是宋朝自建国以来社会经济繁荣安定，商业娱乐得以迅速发展，为词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提供了温床。后续李清照更是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概念，强调了词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和特色，不应被音乐所束缚，成为独立的文体。

唐五代时，词的创作上更多反映生活，题材上更加社会化，内容上也饱含了质朴的生活气息。<sup>6</sup>然而，词在后续创作中逐渐向城市集中靠拢，染上了商业市井气且开始偏好以女性作为书写对象，有了抒情的意味，言辞逐步走向华丽。来到宋代，词的创作延续了晚唐五代的余韵，对爱情的书写更加细腻温婉，且在文人正统教育的影响下，词得以摆脱俚俗粗鄙的语言，重回华丽典雅的字句，逐渐将这种风花雪月的“艳情”雅化。清代刘载《词概》对词的看法：“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sup>7</sup>“情多气少”的特色让词人得以将私情作为他们落墨的主旨。北宋生活富足安乐，在社会风气的推动下，词人们日日宴饮寻乐，沉浸在声色犬马的享乐之中。《词源》里写道：“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sup>8</sup>文人更多通过词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在风格上更有婉转悠长的意味。

北宋的太平盛世让词人更多注重对情感的抒发与表达。柳永的出现更是将宋词领向了抒情自我化，强调自我意识与情感体验。本篇论文的研究主体——秦观，虽

---

<sup>5</sup>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北京：中华书局，2016），页 1。

<sup>6</sup> 杨海明著，《唐宋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页 47。

<sup>7</sup> [明] 刘熙载，《词概》“五代小词风云气少”，《词话丛编·第四册》，页 3710

<sup>8</sup> [宋] 张炎，《词源》“赋情”，《词话丛编·第一册》，页 263。

是豪放派词人苏轼的门徒，但才作词上却继承了柳永的词风。秦观在作词上同柳永一般擅长抒情，风格凄切婉转，但笔法上更加细腻。他发展柳永对于自我的抒情，将自己的身世遭遇寄寓于词作之中。

秦观（1049-1100），初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号淮海居士、邗沟居士，后世学者称其为淮海先生。<sup>9</sup>他现存词集《淮海词》，也称《淮海居士长短句》。秦观少时便在辞赋上有着极高的天赋造诣，甚至苏轼、王安石都认为其有屈、宋、鲍、谢四人一般的才华。然而，惊才绝艳的秦观在仕途上并不如预想中那么顺利，人到中年好不容易得到一官半职，却屡次遭遇贬谪，处境凄惨，四处漂流。生活上的不如意让他郁郁寡欢，使得他的词作总是带着一股哀愁的韵味。年轻时，虽不得意，但并未到绝望之境，仍然对官场有着希望；然而后期被贬，加上年龄的衰老，让他对自己的仕途失去了全部信心，陷入绝望之中，哀愁意味更浓。<sup>10</sup>因其悲惨的遭遇，他所作之词都萦绕着一股悲凉感，闻着伤心。对此，冯煦就曾说过：“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sup>11</sup>

秦观词以爱情作为主要内容，这些词作大多都表达了与心爱之人的离情别绪。但并不是说他只写爱情，而是通过“情”来表达他对于身世、被贬谪的悲哀。就如周济所言：“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sup>12</sup>，早期的怀才不遇、后期的官场迫害，这些悲伤让他的词作更染上阴郁、伤怀的色彩。

---

<sup>9</sup> 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1。

<sup>10</sup> 诸葛忆兵、陶尔夫，《北宋词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页262。

<sup>11</sup> [清]冯煦，《蒿庵论词》“论晏几道词”，《词话丛编·第四册》，页3587。

<sup>12</sup> [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词话丛编·第二册》，页1652。

宋词在题材上都与儿女情长、伤春悲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这些看似有些矫情的内容涵盖了宋词的大部分。《庄子·大宗师》曰：“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sup>13</sup>人的情感与四季紧紧相扣，词人们细腻的内心里让他们在春夏秋冬、风雪晴雨之间都有着不同的感悟，而这之中的“春”是诱发文人多愁善感的主要原因之一。短暂的春天毋庸置疑是美好的，但是在悲观的词人心中，这种稍纵即逝的美好却让他们愁上加愁。《淮南子·谬称训》有提：“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sup>14</sup>时光流逝带来的焦虑，让女性见春天落花有感红颜易老的伤怀，“伤春”之作也更多是以女性口吻来表达。词一开始便是用来供女子吟唱以娱乐宾客，作词之人以女性的视角来揭示女性的内心世界，直到后来自作闺音来寄托悲情与遭遇，“伤春”便不再只是女子专属。

从词史上看，细腻温婉的宋词为词人提供抒情的舞台，而年复一年出现的美好春天自然无法从词人的笔下逃脱。春天固然美好，但总有结束的时候，秦观的伤心词中亦有以春天或春元素作为意象，表达悲伤愤慨与离情别绪。因此，“伤春”作为宋词里的常见主题，在秦观委婉的笔法之下，淋漓尽致地展现其悲情美。

##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本篇论文所要研究的课题是从秦少游的词作中探讨宋词中的“伤春”主题。

---

<sup>13</sup>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页230。

<sup>14</sup> [汉]刘安撰、高诱注、何宁集释，《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1998），中册，页734。

宋初文人多将词视为“小道”、“小技”，难登大雅之堂，直到苏东坡、辛弃疾等文人将词大刀阔斧，打破小情小调的“艳科”传统，才开始提高词这一文学形式的功能与地位。清初陈维崧便为词正名：“词非小道，遂撮名章于一卷，用存雅调于千年。”<sup>15</sup>词拥有不同于其他文学体裁的风雅和特殊性，其在创作上拥有与诗不同的自由性和音乐性，让它得以从千百年前流传至今，为当世之人所品鉴，领略词赋中的美好意境。因此，出于对宋词之美的欣赏和喜爱，笔者选择以宋词作为研究的题材。

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变化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对时间的不可控最易使人陷入惶惑之中，加上时光匆匆，将万物替换，离别近在眼前，更凸显失去所带来的伤怀。春天的繁盛美好反而让词人徒生哀愁。“春”的主题于文学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诗词歌赋到笔墨文章等文学形式，都可窥见“春”以意象或是主体的形式穿梭于各大文学家的作品之中，而“伤春”更是文人笔下的常客。然而，同样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抒情模式，且都是以季节寄托哀伤，“伤春”、“春恨”被学者选择作为研究主题的频率不比“悲秋”来得高。笔者认为“伤春”作为宋词中的常客，拥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值得深究，故决定以此为此次宋词研究的主题。

至于为何选择秦观，冯煦的《蒿庵论词》里是如此评价秦观词的：“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sup>16</sup>其他词人拥有的只是写词的才能，而秦观词有的却是词应具备的柔媚、纤细的特色，达到词心。<sup>17</sup>他将词从苏轼、辛弃疾的豪爽气概，重新领回温柔婉媚的本心。在笔者看来，秦观这种看似平淡的

---

<sup>15</sup> [清]陈维崧，《陈迦陵诗文词全集》（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页189。

<sup>16</sup> [清]冯煦，《蒿庵论词》，“论秦观词”，《词话丛编·第四册》，页3587。

<sup>17</sup> 叶嘉莹，《北宋名家词选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222。

言语，却最能从细微之处打动人心。他的“伤春”温柔、敏感而纤细，能写出对美好易逝的无奈与叹息，让人们与其共情，因而选择了他的词作探析“伤春”主题。

本论文将探讨“伤春”情之缘由以及涵盖的情感内涵，再结合秦观的身世背景窥探其创作风格。最后，通过分析秦观词探究伤春意象和情感内涵。

### 第三节 研究范围

本篇论文的研究以宋词伤春主题为主，范围聚焦在秦观词中。

秦观词内容上大致分为讲述与女子难分难舍的相思的恋情词，如《沁园春·宿霭迷空》：

宿霭迷空，腻云笼日，昼景渐长。正兰皋泥润，谁家燕喜；蜜脾香少，触处蜂忙。尽日无人帘幕挂，更风递、游丝时过墙。微雨后，有桃愁杏怨，红泪淋浪。风流寸心易感，但依依伫立，回尽柔肠。念小奁瑶鉴，重匀绛蜡；玉龙金斗，时熨沉香。柳下相将游冶处，便回首、青楼成异乡。相忆事，纵蛮笺万叠，难写微茫。<sup>18</sup>

这首词分为上下两阕，上阕讲“春景”，下阕道“春思”。<sup>19</sup>上阕以“昼景渐长”和“桃愁杏怨”两句向读者揭示了词的背景为二、三月的春天。白天的延长和

---

<sup>18</sup> [宋] 秦观著，徐培均笺注，《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 15。

<sup>19</sup> [宋] 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 15。

桃花、杏花的出现都象征着春天的到来，而这本应有勃勃生机的喧闹春日，在秦观的笔下却让桃花、杏花这种春天最明丽的花朵，流下了淋漓的“红泪”，为整首词呈现了哀伤的基调。下阕通过“风流寸心易感”讲述眼前的春景让他不禁悲从中来，想起从前与恋人相处的往事，在“柳下”的欢乐同游，如今却已成无法回到的过去。秦少游通过美好的春景引入自身对恋人思念与自己内心的伤情，正是“伤春”所在。

除此之外，在经历人生的挫折、仕途不顺以后，词作内容开始寄托自己的人生感悟，如他于元丰五年应试礼部落第而归后作的《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凭栏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sup>20</sup>

上阕用“落红”、“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描写了精美但凄婉的春景，呈现了哀伤之意，而言“无奈春归”，再美好的春天也终会离去。下阕写女子独站楼台弄花，只无言凝视夕阳，心中之恨无人知晓。秦观以凋零的春天、伤春之女子，写对青春易逝、时光匆匆的感慨。结合他落第的经历，或也是他对官场不顺的无奈与幽恨。

徐培军《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中整理了秦观全部词作。当中有《全宋词》中的77首、经网罗考证后补遗的19首、失调名逸句四则、曲游春逸句三则、以及尚且存疑的78首。本文将从《全宋词》已有的77首与徐培均后来考证补遗的19首，

---

<sup>20</sup> [宋] 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82。

共 96 首词作为主，筛选出含有伤春情之词作，对其中所运用的春天意象，统计最常见的几个，对其进行解析，了解这些意象于词中所表达的情感，分成几个小节进行书写。同时把其伤春情感意涵分为“艳情”与“身世之感”进行论述。

此外，“伤春”自古出现在文人墨客笔下，其运用远早于宋词，加上随着发展，“伤春”的情感意涵也得到了深化，表达了更多样的情感内容。因此，笔者将探讨“伤春”的渊源以及宋词中“伤春”的情感意绪。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笔者撰写此篇论文将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

文本其实就是作品的表层结构，也就是读者可以看到，并感受到的部分。<sup>21</sup>

“文本分析法”即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之文本进行探析，解读文本所蕴含的内涵。

从表层步步深入，引导读者去领略文本中暗藏的一些隐喻、象征，甚至包括作品中一些全新的解读倾向、一些作者本人都未发现的玄机，让读者对故事或文本的晦涩和创新之处有所把握。<sup>22</sup>笔者将通过解读秦观词作中的意象、情感，对秦观伤春词的意涵进行解析，领略其中的别恨愁绪。同时，笔者将以徐培均于 2008 年重新所整理、编著的《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与他和罗立刚共同编著的《秦观词新释辑评》作为分析、解读文本的主要依据，加上对其他古籍与学术文献进行系统的阅读分析，对秦观词中春意象之运用和伤春情感意涵，结合他坎坷身世进行分析，探讨其伤情。

---

<sup>21</sup> 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页 212。

<sup>22</sup>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49。

徐培均早于 1985 年以宋乾道九年高邮军学刻《淮海集》作为蓝本整理、校注了《淮海居士长短句》，但在 2008 年，他对该本的校注重新修订，除了保留了原来对作品的校注、秦观词年表、传记序跋、总评等外，也对词作的年份有了更加详细的证实之余；也在典实、辞语上有更详细的笺释；同时做到了以词证词，揭示词的特色；最后充实原有的各项评注、传记等<sup>23</sup>，重新出版了《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比原版更为全面，因而笔者选择了此本。至于《秦观词新释辑评》里相比起增添了“讲解”和“辑评”的部分，对秦观词有更为通俗易懂的赏析。由此，两本结合有助于笔者赏析、揭释秦观词。

“定量分析法”最早是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其主要通过对数据进行统计，后计算研究对象的各项指标，再对结果进行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法”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运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对现当代文学领域中对各种作家与作品的研究，胡适、陈炳藻等学者在研究《红楼梦》时也采用了定量分析法。这种将实际数据套入分析中，可以为研究结果带来更加准确的定论，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常见的一种研究手段，也改变了文学研究中传统的研究模式。近代的学术界内，学者刘尊明和王兆鹏更是将这种方法沿用到词学研究，于 1992 年首次发表了《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一文，后来更是出版了《唐宋词的定量分析》<sup>24</sup>。因此，笔者受此启发，在本篇论文中将尝试运用“定量分析法”来统计并研究秦观词中的“伤春”意象，希望借此能于秦观伤春意象中获得更准确的结果。

---

<sup>23</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 11。

<sup>24</sup> 朱小燕，〈定量分析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文教资料》2018 年第 19 期，页 29-30。

## 第五节 研究难题

笔者在撰写本篇论文初期主要面对秦观巨大的词作数量和与论文主题相关的参考文献较少。

据统计，秦观所作之词有百余篇，笔者需要从中一一寻找出与春天相关的景物、花草等，且古代一些事物的说法与如今并不完全相同，因此笔者需要逐一甄别词中对于春天景象的运用，以免造成数据上的误差或意义上的误解，误导研究成果。加之，笔者需要根据文本分析、分类秦观词的“伤春”之意涵与情感，同时统计当中所使用的主要意象，将其进行解读，因此需要在情感表达混杂的词作里将其系统地分门别类，对笔者而言是不小的工作量。

宋词的“伤春”主题所具有的参考文献和学术文章较“悲秋”而言算少，以秦观研究这个主题的，更在少数。在词学研究中，与秦观有关的研究更多的聚焦于和情爱相关的恋情词。因此，自身浅薄的文化底蕴让笔者在进行研究时容易带有主观的意识，难以透彻分析，需要借助师长的领导将笔者带入正轨。

## 第六节 文献综述

“伤”与“春”的直接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楚辞·招魂》里写的：“目极千里兮，伤春心。”<sup>25</sup>眼前的春景如此美好，无奈心中只有哀伤。季节、万物的变化

---

<sup>25</sup> [宋]洪兴祖，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页173。

总会引起人的情感波动，而春的短暂、易逝，以及被暴风雨摧残的不确定性，与无常的生命、人生极为相似。<sup>26</sup>词人常将对春的感怀投射到自己的内心与遭遇，“春”于他们而言，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象征。“伤春”的“伤”是哀伤，是对暮春残景的怜惜，也是词人面对明艳春景的自伤。伤春词里常用“落花”抒情，春天虽如花朵般明丽耀眼，却也和花一样有落败的一天，因此词人更加珍视这种美丽，也更能体会这种痛惜。

陈培《南宋遗民词伤春主题研究》和郭晓婷《唐前伤春悲秋诗歌研究》两篇硕士论文中有专门章节对伤春情结的渊源进行系统化解析。此外，学者王立有诸多作品对伤春的情感、渊源进行研究，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春恨主题初探》、《春恨文学表现的本质原因及其与悲秋差异——中国古代春恨主题再论》等。吴小英所著《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里对词的抒情在原因、结构、体式、形象、类型、手法、品格和价值，这八个方面进行了解析，更有章节对“伤春”情感与境界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由此，笔者将借上述为基础，解析伤春情结的产生和主要情感意涵。

杨世明《淮海词笺注》与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在前言部分以详细易懂的方式讲述了秦观重要的人生阶段与坎坷遭遇。此外，周义敢、周雷合力编写的《秦观资料汇编》汇集了宋代至五四运动之前学有关于秦观的所有资料以及各时代学者对秦观的注解，内容包括了秦观生平的记述、作品的评论、考证等，对秦观生平事迹的讲述有所例证。笔者将上述作为参考，述评秦观生平。

---

<sup>26</sup> 何阿珺，〈宋词在伤春背后的情感体验〉，《中州学刊》2009年第2期，页208。

叶嘉莹所著《唐宋词十七讲》和《北宋名家词选讲》有专门章节以秦观词与身世探析其婉约词风；黄文吉《北宋十大词家》里〈情韵兼胜的婉约词人——秦观〉一章分析了秦观词的主题、对恋情词的深化、写作形式与技巧以及词的创作风格；杜立新所著硕士论文《论秦观词的婉约美》通过柔婉、和婉、深婉、凄婉、丽婉和纤婉六个方面诠释秦观词风。笔者将以上述作品为基础，结合其他学者之评，探析秦观词风。

辛衍君《意象空间：唐宋词意象的符号学阐释》从意象的演变至唐宋词常用意象的意象符号与意涵有着全面的阐释。朱智萍〈论秦观词的花意象及其生命意识〉、吴旭莹所著硕士论文《唐宋诗词燕子意象研究》、申明镜《唐宋燕诗词研究》、王诗瑶所著硕士论文《宋词东风意象研究》与黎潇宇硕士论文《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与民族文化心理——柳意象、月意象、水意象的文化解析》分别对花、柳、风、燕四种意象进行研究。上述文献为秦观伤春词的意象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本文对秦观词的引用主要来源于徐培均编著的《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里面除了收录了秦观的所有词作以外，还有对作品年份的考证、词里的典实和词语也有相应的笺注，以及后人对该词的汇评。另外，徐培均和罗立刚合力编写的《秦观词新释辑评》新增的讲解版块，这两本专著为笔者赏析秦观伤春词奠定基础，同时更能理解其中的伤感与愁情。

## 第二章 “伤春”情之探源与秦观词风

“伤春”作为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主题，其对文学作品的演绎有着特殊的意义。春天所展现的朝气、希望与复苏在文人笔下却别有伤怀，令人神伤意远。本章将着重探讨中国文化与伤春主题的情感连接以及宋词中所蕴含伤春情的内涵。

### 第一节 文化渊藪中的“伤春”情结

伤春，也是春恨。据《说文解字》：“恨，怨也。”<sup>27</sup>春恨也是春怨，是面对春日景象迸发出的怨怼愤懑。既有面对春天伊始的生机而陷入自怨自艾；也有面对暮春残景的怜悯之情。

文人“伤春”最早应是受农耕习惯的影响。学者曲德来根据“春”的甲骨文形态解释了其意义，认为“春”的字形中周围像草而中间一个耒耜；或者太阳和耒耜各一边<sup>28</sup>，是以和农耕相关。中国自古以农业社会为主，百姓赖以农事生存，而农事最以季节为先。春、夏、秋、冬四季的称谓，都是根据农事而来：“春者屯也、动也，夏者大也，秋者熟也，冬者终也。”<sup>29</sup>如此一来，中国人自古对季节变化的细腻与敏感都会投射在文学作品上。

---

<sup>27</sup> [汉]许慎，《说文解字》，页221。

<sup>28</sup> 曲得来，〈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情恋性爱母题〉，《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页36。

<sup>29</sup> 邓乔彬，陈季同，《词学廿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24。

中国地处温带气候，让中国人对自然气候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也对季节有了情感上的审美意识。<sup>30</sup>春天阳气升起，天气回暖，将冬寒与萧瑟一扫而空，不仅草木生灵生长，人的身体和心境也也能感受到这种舒适、泰然的气息。由这样开阔的美景生恨、生怨，实则是人处于社会中方能产生的自我意识。<sup>31</sup>在人类形成社会结构以前，生活并不稳定，温饱与生存才是头等大事，伤春悲秋这样较为抽象的情感概念，并不体现在人的身上。然而随着社会的形成、物资的逐渐丰裕，人们生活安稳下来，开始有时间，有精力去思考除了生存以外的事。这时候面对四季，他们所想的不再只是粮食和饥饱，精神也需要被满足。这样的自我意识是“自然界属人的本质，又是社会的自然化”。<sup>32</sup>

春秋两季相比起夏、冬，无论是身体或心灵上，都给予人更加明媚温暖的滋味，就是在这样的体感之下，人的创作欲望也会因此迸发。<sup>33</sup>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曾说：“正因为春秋给人的快活通过人的生理感觉直接引起心理活动，而活动着的感觉体验是作诗的前提。”<sup>34</sup>，因此面对春景，人的情绪感官会被放大，而这种心理活动便会成为文人创作的养料。除此以外，学者赵敏俐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会在一定程度常影响其文学传统的形成。中国自古以农为本的特性，使所有社会活动都需要遵循农时，为此古人调整生活习惯以适应农业生产规律<sup>35</sup>，而《汉

---

<sup>30</sup> 王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春恨主题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页77。

<sup>31</sup> 王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春恨主题初探〉，页77。

<sup>32</sup> 王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春恨主题初探〉，页77。

<sup>33</sup> 陈培，〈南宋遗民词伤春主题研究〉（沈阳：辽宁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页5。

<sup>34</sup> [日]松浦友久著，林岗译，〈中国古典诗的春秋与夏冬——关于诗歌的时间意识〉，《诗探索》1984年第2期，页229。

<sup>35</sup> 赵敏俐，〈秋与中国文学的相思怀归母题〉，《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页64-65。

书·食货志》曰：“春令民毕出在野”<sup>36</sup>，到了春天农民都该离家到外耕作，或多或少形成离别愁绪，因此有了“春伤别”之情。

再者，中国节俗亦为“伤春”之渊源。春季节日众多，象征团圆的春节、寄托爱情的元宵节、纪念亡亲的清明节都发生在春天。上古时期，春天对人们来说也相当重要。“春祭社稷不但是祈求丰收的仪式，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先民进行情恋性爱活动的时刻，是一个开放性的男女狂欢的节日。”<sup>37</sup>上古的仲春之月作为男女共同欢庆沐浴的佳节，便是为了婚配求子。因此，古人的春天不仅播种农作物，也是播种爱与生命的时刻。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变迁，来到儒家、理学等学说的出现，开始压抑人类的原始欲望，对人的言行举止进行规范，春天所带来的悸动和情思逐渐克制，促使人们把那份失落落笔于文学诗词当中，引发了“伤春”之情。

此外，祭祖的清明节亦落于春天，总会让人想起逝去的至亲，从而产生悲哀之感。相传寒食节起源于介子推，而清明最初只代表节气，但因两者的时间相近，民间逐渐把两个节日的习俗并在一起，在清明一同祭祖、踏青。罗时进认为寒食节的禁火传统让古代文人的诗词拥有了孤寂冷落的色彩，而随之发展的祭扫传统更是让这种悲凉色彩加剧。<sup>38</sup>清明处于暮春时节，春盛与春尽交接，古人感受到这种季节变化，使他们产生繁华已去，年华易老的春伤。

《诗经》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内容除了反映那个时候的社会、政治、战争，这种较宏大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以外，也映照出人们日常生活中较为细腻情感

---

<sup>36</sup>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1121。

<sup>37</sup> 曲得来，〈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情恋性爱母题〉，页38。

<sup>38</sup> 罗时进，〈孤寂与熙悦——唐代寒食题材诗歌二重意趣阐释〉，《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页47。

与爱恨。王立、隋正光表示伤春文学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诗经》，诸如相思、离别、伤春、悲秋等题材都在《诗经》中有了基本的审美范式。<sup>39</sup>钱钟书认为中国伤春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豳风·七月》：“苟从毛、郑之解，则吾国咏‘伤春’之词章者，莫古于斯。”<sup>40</sup>春秋时代的女子最期待、重视的当属婚嫁，从少女的春心萌动到少妇等待丈夫归家的思夫愁苦，都能让人体悟万物，产生情感共鸣，因而女子所怀的婚嫁情思是中国文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情感之一。自然季节与人事感怀的交融让伤春也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

古人伤春之思，也根源于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哀而不伤”可说是中国传统美学中不衰的审美取向，而伤春正是通过繁花美景写心中悲伤，这种哀婉而不颓丧的格调正符合古人的文学审美。加之，千百年来的文人墨客早已受到伤春作品的熏陶，王立认为这些文人自小受到相关文化及审美的熏陶，形成偏爱又通过这种心理将后来植入的信息同化，让自己按照自我认同的方式去对这类课题进行理解、解释、引申和变换<sup>41</sup>，伤春作品的创作才得以被延续下来，成为一种文化表达。通过不断地重复与再创造，伤春情结渐渐变成文人寄托情怀的途径与艺术审美。

伤春之情由多方面力量交织形成。在层层因素的叠加下，终于，伤春从个人的情绪凝结为文学中的恒常母题。这是对古代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文化心理和文学审美的延续。

---

<sup>39</sup> 王立，隋正光，〈略论金庸武侠小说春恨主题的审美继承〉，《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页84。

<sup>40</sup>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131。

<sup>41</sup> 王立，〈春恨文学表现的本质原因及其悲秋差异——中国古代春恨主题再论〉，《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页94。

## 第二节 宋词中的“伤春”意绪

“伤春”情结自先秦萌芽，经时间的锤炼和陶铸，沉淀为中国文学的独特审美。这一文化心理在文学氛围浓郁的宋代得到了延续，也因宋词自成一家的抒情特质让“伤春”意绪有了更多样化的表达。

况周颐《蕙风词话》中提出词有词境、词心。<sup>42</sup>“内心丰富的词人在受到江山风雨的撞击，在心物交感之际产生的情感创作冲动”<sup>43</sup>，这种万不得已的冲动便是词心，更是词的本真；词境则是作词人完全摒除杂念，达到眼前景既是心中情的心境。伤春正是词心和词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词人面对春景引发内心冲动，折射心灵深处的孤寂，这是季节更迭的迷惘，也是心境的写照。

春天的动感和富有变化的特质很容易引起词人的有感而发。<sup>44</sup>宋词的伤春可以分为两种：盛春之伤与暮春之伤。前者是词人在面对美景时的哀怨，是由乐景生悲情；后者是面对遍地落红，春天衰败的景象，由哀景生悲情。<sup>45</sup>词有“细、小、轻”的特色，词作者在感情上也会更加细腻婉转。无论春景是繁华的，亦或是颓萎的，心思敏感的词人都会把将这些景色投射到自身，把对春的情感提高到对人生感受的高度。<sup>46</sup>

---

<sup>42</sup> 词心、词境的概念出现在况周颐《蕙风词话》中，原文分别为“……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一切境象全失，惟有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参考[清]况周颐，《蕙风词话》“以吾言写吾心”、“述所历词境”，《词话丛编·第五册》，页4411。

<sup>43</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页55。

<sup>44</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227。

<sup>45</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226。

<sup>46</sup> 何阿珺，《宋词在伤春背后的情感体验》，页208。

宋词的伤春其实涵盖了多方内容。首先，宋代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南渡时期是宋朝面临内忧外患最艰巨的时刻，也因此有了许多借春景表达对国家崩析，百姓流离失所的悲哀，如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借春景阑珊来喻示国事颓萎。加之，词作为“心绪文学”对情感刻画细腻婉转，适合用来表达男女间幽微的情感与内心波动，成了表现恋情的理想载体。向来春景惹人，常被宋代词人用来表达相思欢爱，虽然爱情如春天般明媚，但追求爱情的过程是痛苦的，他们不可言情，却把笔触落在繁花凋零的暮春传递忧郁、感伤。

无论描绘盛春或暮春，写国破家亡或相思别离，宋代词人都是借此来寄托自身的身世之悲。前面提及的《摸鱼儿》虽表面在写山河破碎，对朝廷的无奈，但辛弃疾更是在表达壮志未酬的悲愤。他用惜春、挽春来暗比自己对国家的忧患与为挽救国土愿意奉献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得到实现，因此这个春天是萧瑟的，从而怨春。宋代词人也尤爱借闺音寄托身世之感。在伤春情怀中融入女性特质更能表现词体的柔婉之美，让读者对词人所想表达的伤春情更能产生共鸣。因此，宋词往往借女子的深闺孤寂与思夫之情化作怀才不遇、漂泊失意的惆怅。

宋人伤春其实是对生命有所意识的体现<sup>47</sup>，所表现的内容为人生的有限性、易逝性和无常性。<sup>48</sup>这是潜藏在内心深处对生命意识的躁动，也是对青春不再的叹息。春天虽美却也转瞬即逝，词人由此联想到时间乃至生命的逝去，这样的现实恰好契合词人的人生缺憾，徒生愁绪。<sup>49</sup>这样的愁情是无边无际的，词人因眼前的花开花

---

<sup>47</sup> 邓乔彬，陈季同，《词学廿论》，页 23。

<sup>48</sup> 陈友康，〈生命在春天的叹息——论宋词的伤春主题〉，《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 年第 4 期，页 81-82。

<sup>49</sup> 曹瑞娟，〈宋代思想文化与宋词的“闲愁”主题〉，《江南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页 89。

落而生出莫名的惆怅，堪称闲愁。伤春闲愁是无可名状的，这样的抽象让其难以排解，是为大愁。<sup>50</sup>如张先“送春春去几时回？”<sup>51</sup>感叹年华的易逝，无缘无故，仅仅触景生情，由暮春思及自身已去的青春，追忆惋惜曾经的风流盛景。时光无法倒流，对往昔的眷恋是人永远难解的愁怨。正如吴小英所言：“伤春的背后是对生命不由自主的无奈感喟。”<sup>52</sup>

### 第三节 秦观身世境遇

秦观在人生境遇上堪称坎坷，才华横溢却不得施展，仕途也并不顺遂。诚如陈师道《秦少游字序》里写：

“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力致，而天下无难事。……今吾年至而虑易，不待蹈险而悔及之，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sup>53</sup>

这段话几乎概括了秦观在心境上的转换，从年少时的意气风发到后期被磨平心志的郁郁寡欢。

---

<sup>50</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 229。

<sup>51</sup> [宋]张先著，唐圭璋编，《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 70。

<sup>52</sup>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页 229。

<sup>53</sup> [宋]陈师道，《秦少游字序》，《后山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页 724-725。

秦观，字太虚，改字少游，号淮海居士，乃扬州高邮人。秦观生于耕读世家，家境小康，然而偶遇灾荒年月后便家道中落，如《秦少游年谱长编·传略》中所记：“家有屋数间，田百亩，聚族数十口，凶年食不足。”<sup>54</sup>庆幸的是他自小聪慧，《宋史》曰其：“少豪雋，慷慨溢于文词”<sup>55</sup>，是个豪爽且富有才情之人。他更自谓读书“一见则能诵，暗疏之亦不甚失。”<sup>56</sup>，后遇恩师苏轼也夸赞他有屈、宋之才。<sup>57</sup>自小受到儒学熏陶的他，把“治国平天下”作为半生的思想指导<sup>58</sup>，加上对杜牧、郭子仪的仰慕让他拥有战场杀敌、收复故土的心愿。<sup>59</sup>

然而，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遂。两次落第对他造成不小的打击，后在苏轼以“奉养亲友”为与由鼓励与举荐下再次科举，终于在元丰八年考中进士，但此时他的雄心壮志早已被现实磨平。北宋的朝局动荡，新旧党争不断，身为苏门四学士的他因与苏轼关系密切而被被动陷入政党斗争。他被同僚排斥，由苏轼举贤良不中、又被政敌诬陷，仕途波折不断。绍圣元年（1094），宋哲宗继位后抬举新党，他与苏轼一旧的党人士被朝廷所打击，被冠以“影附苏轼”、“增损神宗实录”的罪名，从此开始连连被贬的政治生涯。<sup>60</sup>

仕途的坎坷使他心力交瘁，且那时候年事已高，自知政途无望，因而在郁郁寡欢中度过剩余的岁月，一生只度过五十个春秋。<sup>61</sup>

---

<sup>54</sup> 周义敢、周雷，《秦观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7。

<sup>55</sup> [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13112。

<sup>56</sup> [宋]秦观著，徐培军笺注，《精骑集序》，《淮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页1546。

<sup>57</sup> 周义敢、周雷，《秦观资料汇编》，页3。

<sup>58</sup> 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页12。

<sup>59</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2。

<sup>60</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2。

<sup>61</sup> [宋]秦观著，杨世明笺，《淮海词笺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页2-4。

#### 第四节 秦观之婉约词风

纵观秦观的一生，几乎都是不得志的。这些经历让他思想悲观却情感细腻，将词回归到柔情缱绻的本真，因而词风婉美。秦观的词作能作为词心的代表，正是因为蕴涵了词婉约、纤细、柔美的特质。<sup>62</sup>张缙《诗余图谱》曰：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sup>63</sup>

张缙的一段话这不仅将婉约定义为词的正宗，更是确认了秦观为婉约词风的典范。生活的不顺遂让淮海词总是萦绕着一股淡淡的忧愁，这种悲苦哀伤也成了秦观词的色彩基调。王国维《人间词话》对秦观词风嬗变如是说：“少游词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sup>64</sup>

秦观写的是最柔婉、幽微的感受。<sup>65</sup>他在被贬之前虽然政途不顺，但也并未完全堕入绝望，依旧有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此时词虽然哀婉，但语言上依旧保留着

---

<sup>62</sup> 叶嘉莹，《北宋名家词选讲》，页 222。

<sup>63</sup> [宋]张缙编著，刘尊明、李文韬整理，〈凡例〉，《诗余图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页 3。

<sup>64</sup> 王国维，《人间词话》“少游词境凄婉”，《词话丛编·第五册》，页 4245。

<sup>65</sup> 叶嘉莹，《唐宋十七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页 236。

清新之意。<sup>66</sup>然而后期被贬谪的打击，加上对仕途的绝望，让他完全陷入一种悲伤绝望之中，词风转为凄厉，写出如“砌成此恨无重数”<sup>67</sup>这般刻骨哀切的词句。然而不变的，是他的心中化不开的丝丝愁情。

“情韵兼胜”是秦观词的奥妙之处。秦观的“情胜”体现在他词作中细腻、深刻的情感。除了与恋人依依惜别、相思缠绵的爱情词，也有对与身世遭遇的哀思。这些作品中的情感真挚，让人仿佛切身体会他心中的苦闷和忧愁，因而得了“伤心人”的称谓。至于“韵胜”，更多体现在含蓄优美的遣词造句上。张炎《词源》言及：“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sup>68</sup>秦观的词清新淡雅，不含杂质，韵味悠长，让人品味其中的深意。他的遣词造句总是清丽柔婉的，尤善以轻、细、微、软的字眼表达出满腹愁情，让这份愁绪给人一种缠绵含蓄的感受。<sup>69</sup>加上他用韵选调偏向柔美婉转之音，王保珍曾评价淮海词的用韵具备了幽咽、盘旋的情调，正是因为喜用鱼语韵和尤有韵，加上元阮韵和支脂韵的清新、细致，形成了秦观词含蓄清雅的特色。<sup>70</sup>同时，他也极善将小令的含蓄转化到长调的创作上，因此无论小令或是长调，在秦观的笔下都是柔婉蕴藉的，真乃婉约之宗。

秦观创作上善用情景配合。杨海明便曾说过秦观的最宝贵之处便在于他在铺叙情感之中穿插景语让原本一泻无余的情感有收敛顿挫，让这个情感“比‘直说’远

---

<sup>66</sup> 陶尔夫、诸葛忆兵，《北宋词史》，页 262。

<sup>67</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 92。

<sup>68</sup> [南宋]张炎，《词源》，“杂论”，《词话丛编·第一册》，页 267。

<sup>69</sup> [宋]秦观，《淮海词笺注》，页 16。

<sup>70</sup> 王保珍，《淮海词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84），页 22

为蕴藉的境界之中‘透将出来’”。<sup>71</sup>春天之于人，除了朝气蓬勃，在感伤多情的秦观眼里，更是哀得柔婉、伤得缠绵。他对春天可谓是情有独钟，据后人统计的近百首词作中，有半数都以春天为背景，纾解自己的忧思哀苦。《草堂诗余》有关春景的八个子目无一没有他的踪影，可说是“春思”型词人。<sup>72</sup>他喜用春天，是因为春天的繁花易谢，映照出他自身的凋零残落的处境，也因为优美的春景让他的愁情显得不那么锋利，以春词伤怀尽显婉约之态。

---

<sup>71</sup> 杨海明，《唐宋词史》，页 333。

<sup>72</sup> 冯丽霞，〈论秦观的春词〉，《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0 年第 6 期，页 48。

### 第三章 秦观词之伤春意象

意象一词可追溯到《周易·系辞》中的“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sup>73</sup>但与所要探讨的意象不同，是一种抽象的哲理概念。汉代王充《论衡·乱龙》中把“意象”合成一个概念：“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sup>74</sup>为事物取名需和其象征意义有关，才能体现其含义。此时的意象已从虚无的概念转为实际的物质象征。后来，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提出了“窥意象以运斤”<sup>75</sup>，将意象纳入审美范畴内，认为这是作者通过构思把生活中积累的经验、情感，将之与想象中的形象融为一体，而生的“神与物游”的结果。<sup>76</sup>“诗人感物，联类不穷”<sup>77</sup>，词人丰富的情感让他们通过客观的景物触及内心深刻的情感。

春天意象繁多，其中花、柳、风、燕是词中常客。秦观作词亦多有运用，笔者依据秦观伤春词作统计，花意象有 38 篇、柳意象有 20 篇、风意象有 25 篇以及燕意象有 7 篇（见附录）。因此，本章将通过赏析秦观伤春词探讨这四种意象具备的审美功能与象征意义。

<sup>73</sup>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节，《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 291。

<sup>74</sup> [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 328。

<sup>75</sup> [南朝]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页 493。

<sup>76</sup> 辛衍君，《意象空间：唐宋词意象的符号学阐释》（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页 13。

<sup>77</sup> [南朝]刘勰著，《文心雕龙注》，页 693。

## 第一节 花意象

日本学者青山宏认为“落花”与“伤春”的结合构成了宋词的基调。<sup>78</sup>作为婉约词宗秦观作词喜用花作为意象，在他作品中可见一斑。词的伤春一般是在暮春时节，这也是繁花凋零的时刻。如果说花的盛开赋予春天生机，花的凋零为春天平添怅惘，因而秦观常用落花来揭示春将去，又用春去添愁情。

此处以《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sup>79</sup>与《八六子·倚危亭》“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sup>80</sup>为例。前者的“落花”意在点明暮春季节。此词作于秦观被贬离京前，他本就心情甚苦，离愁不止，然而眼前景落花纷飞，柳絮飞扬，像是在为他哭泣，又像是为他送行。春天走了，正如他也离开京城，不知何时再归。后者“飞花”与“残雨”交织不仅让暮春景象显得更为哀戚，“弄晚”和“笼晴”更是将其化为有情，似是故意撩拨秦观的愁绪，让他相思愁绪难解。<sup>81</sup>加之，花虽色彩艳丽，却娇弱不堪的特点，让花与盈盈美人似有化不开的缘分。<sup>82</sup>《沁园春·宿霭迷空》讲春思，“有桃愁杏怨，红泪淋浪”<sup>83</sup>中红泪本是女子之泪，然而将之用到桃杏上，不仅让这无情之花似有情之人，花之泪也如美人之泪般使人闻之心伤，悲从中来。

伤春是词人对生命意识的体现，那落花便是时间、生命渐逝的象征。《如梦令·池上春归何处》“池上春归何处？满目落花飞絮”<sup>84</sup>，有对春去的惋惜，

<sup>78</sup> [日] 青山宏著，程郁缀译，《唐宋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 332。

<sup>79</sup> [宋] 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 63。

<sup>80</sup> [宋] 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 25。

<sup>81</sup> 徐培均、罗立刚编著，《秦观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03），页 38。

<sup>82</sup> 辛衍君，《意象空间：意象空间：唐宋词意象的符号学阐释》，页 133。

<sup>83</sup> [宋] 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 15。

<sup>84</sup> [宋] 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 124。

更是岁月流逝的叹息。眼前的“落花”纷纷飘落，随着池水漂流，就像渐渐走到尽头的生命般。此景令人哀愁更甚。

秦观作词喜淡言淡语，而花拥有的“软、细、轻”的特征，适合他用来抒写心中幽微的情思。秦观所用之花大多为无名之花，如“飞花”、“落红”、“乱花”等，其实是他内心世界的映射。这些花飘零柔美，更凄迷感伤，正如秦观多愁善感的心绪。明确提及的如“杨花”、“桃花”、“杏花”、“梅花”等都生得娇艳细致、清丽俊秀，以此代表愁情，正合他婉约的风格。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自在飞花轻似梦”<sup>85</sup>的飞花、《望海潮·梅英疏淡》的梅花、《一落索·杨花终日空飞舞》的杨花，都是轻巧、细软的，和他丝丝缕缕的愁绪一般。

## 第二节 柳意象

春天到，柳树生，而柳枝婀娜姿态似含蓄娇羞的美人。“柳”的意象可以说是在历史文化长河里的沉淀而来的产物，早在《诗经》便有“杨柳依依”<sup>86</sup>之句，而到了汉代因为“柳”与“留”的谐音，有了惜别之情。宋词以后，“柳”意象除了继承传统的审美内涵，更是成了一种寄情于景的抒情手法，表达爱情、离愁、思想之情。<sup>87</sup>秦观伤春词里多有“柳”的出现，与他而言不只是春季的植物，也是与恋人往昔的美好，今日的伤别。

---

<sup>85</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111。

<sup>86</sup> 全句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意为昔日我离开之时，杨柳随风依依摆动。后来被引申为惜别。[宋]朱熹集注，《诗经集注》（上海：世界书局，1943），页83。

<sup>87</sup> 辛衍君，《意象空间：唐宋词意象的符号学阐释》，页123。

宋词里柳意象的表现方式有几种：一、借柳寄情，形成送别之景，营造离情别绪；二、将柳作为离愁的化身；三、以柳为人，赋予情感。<sup>88</sup>

《沁园春·宿霭迷空》“柳下相将游冶处，便回首青楼成异乡”<sup>89</sup>，柳在这里是秦观曾经与恋人相聚欢会之处。然而今非昔比，他再回首往事，却发现该处已成异乡。柳于此时的他而言不再是与恋人缠绵的回忆，而是如柳丝般剪不断，理还乱的漫漫愁思。此处的“柳”塑造了离景，烘托出离情，也是秦观想留在昨日的美好回忆的寄托。《水龙吟·小楼连远横空》“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sup>90</sup>恋人所居之处在柳树边深深的巷子中，男子即便不得不离去也频频回头，依依不舍，仿佛柳枝将他缠绕一般，不让他离开，正应了“柳”之“留”意。

《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中“西城杨柳弄春柔”<sup>91</sup>写杨柳拨弄春风，正是春意繁盛之际，那盈盈细柳却牵动起词人的往事，春天不感快意，反而“动离忧。泪难收。”<sup>92</sup>，怆然泪下。这除了是物是人非的感慨，也是词人把愁绪寓于柳中——杨柳撩春风，愁情戏秦公。《河传·乱花飞絮》“乱花飞絮”、“春去也”<sup>93</sup>点明暮春时节，柳絮纷飞之景似那生命的最后挣扎，让离人将自己的愁绪与之相结合，情结难解，春怨更深。<sup>94</sup>

秦观将无情柳，化为有情愁。既利用柳絮描景，又用柳絮写情，让柳不再只是代表春景的植物，也成为春愁的典型。

<sup>88</sup> 孙鸿，〈试谈宋代伤别词中的柳意象〉，《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页54。

<sup>89</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15。

<sup>90</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18。

<sup>91</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63。

<sup>92</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63。

<sup>93</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108。

<sup>94</sup> 徐培均、罗立刚编著，《秦观词新释辑评》，页165。

### 第三节 风意象

风意象诞生于先秦时期，但那个时候的情感内涵单薄，更多是为了寄托对神灵的崇拜与婚恋的向往，更具有写实感。随着发展，风的意蕴开始扩展，至唐宋时期，主要有闲适、愁苦两种意味，而宋代的风因文人的感生、惜时的内在，让这个意象更愁绪加浓。自唐五代，词的风意象主要抒发伤春怀人、离情、国仇家恨。后来，宋代发达的文化氛围让风意蕴开始多变。<sup>95</sup>秦观的伤春词中，风意象的意蕴都与忧愁难分。风本无形，却能吹动花草，掀起波澜，正如愁绪般，明明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撩拨人的心境。

词人因饱含生命意识而对时间极为敏感，感受到春风便能联想到人生的流逝。秦观《风流子·东风吹碧草》“东风吹碧草，年华换、行客老沧洲。”<sup>96</sup>、《望海潮·梅英疏淡》“东风暗换年华”<sup>97</sup>，两首词中赋予风带走韶华的特殊能力，仿佛春风将其美好年华吹走，徐徐而来的春风再无心旷神怡之感，而是感伤、惆怅。春风易逝让词人想到自己华年不再，从而生哀。

随风而起的亦有无边愁绪。《踏莎行·雾失楼台》“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sup>98</sup>，词人独处孤馆，初春的寒风封闭于孤馆内无法散去，看似写景，但真正封闭的是郁结于心的愁绪，因此听到杜鹃鸣啼，更觉凄苦。《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漠漠轻寒上小楼”<sup>99</sup>里“轻寒”是薄薄春寒，然而这首词作于暮春，是春风和暖的时节，但下句“晓阴无赖似穷秋”<sup>100</sup>让我们知

<sup>95</sup> 王诗瑶，《宋词东风意象研究》（沈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22），页10-12。

<sup>96</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30。

<sup>97</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9。

<sup>98</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92。

<sup>99</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111。

<sup>100</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111。

道阴霾正浓，使得天气如晚秋冷冽。<sup>101</sup>此时，登上小楼的不是薄薄春寒，而丝丝缕缕的愁绪，久久萦绕词人心头。

秦观笔下，春风亦能代表人的心情变化。《梦扬州·晚云收》“恻恻轻寒如秋”至“东风软”<sup>102</sup>，思妇本因孤独而倍感清冷，心中思愁如寒风渗透肌肤，一样渗透内心，但走到室外却能感到软和的春风，似乎把她的愁绪冲散了一些。春风温度的转变，也是人物情感的递嬗。

#### 第四节 燕意象

燕子的到来往往标志着春天的来临，因此宋代在描绘春光的春词里多有燕子的身影，也因燕子是春天的象征，让本就伤春的词人见到燕子也会倍感哀愁。

宋词常作女子闺音抒情，女子思春的传统也让春景变成女子相思的寄托之境。燕子象征春天，而其双宿双飞的自然天性，让词人引申出雌雄双燕难分难舍的情谊，心生艳羡，引发对爱情的向往。宋词是柔婉、敏感、多愁的，眼前双燕舞、双燕飞的景象，反而让词人思及自己与相爱之人的离情别恨。<sup>103</sup>如《调笑令·灼灼》中写歌妓灼灼与御史的爱情故事，词句“妾愿身为梁上燕。朝朝暮暮长相见，莫遣恩迁情变。”<sup>104</sup>，燕双飞是灼灼的心愿，然她自知卑微，只能求自己化身燕子栖于梁上与心爱之人常相伴，也祈求爱人莫要移情别恋，但这个愿望终究落空，只能流下“红绡粉泪”。燕子于此，既是对爱情的向往，也是与恋人分别的怨愁。《调笑令·盼盼》同样写恋情，“恋恋，楼中燕。燕

<sup>101</sup> 徐培均、罗立纲，《秦观词新释辑评》，页 171。

<sup>102</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 33。

<sup>103</sup> 申明镜，《“唐宋燕”诗词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2），页 34。

<sup>104</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 153。

子楼空春色晚”<sup>105</sup>前句是自己独处燕子楼，如一只孤燕被困于楼中，与恋人分别，思念极深；后句是暮春时的相思，春天快要结束，相思之人却依旧未归，独留自己苦苦思恋。笔者认为“燕子楼”除了是盼盼居处，也是她与爱人比翼齐飞的愿望，这种愿望反衬出她的相思深怨。

春燕归来预示着寒冬将溶，带来蓬勃生机，但这样美丽的春色是短暂的，暮春之燕让伤春情绪渲染得更加浓烈。《蝶恋花·晓日窥轩双燕语》是一首纯粹的伤春词，首句“晓日窥轩双燕语”<sup>106</sup>里的双燕仿佛在与美人私语，一同感叹暮春光景，有对时光飞逝的感慨，也有美人迟暮的伤怀。双燕的意象或是佳人独守空闺的伤怀，燕子成对，自己却形单影只，只能于空房中与无情燕喃喃自语，更显伤怀。

---

<sup>105</sup> [宋] 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 153。

<sup>106</sup> [宋] 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 155。

## 第四章 秦观词之伤春意涵

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眉批》里曾评秦观写词：“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

<sup>107</sup> 秦观的伤春词不单单只是对春光流逝的叹喟，更多的是借春景寄寓他那坎坷波折的人生际遇与缠绵艳情的儿女情长。春天之景于秦观而言有对身世、仕途浮沉的感慨；有对情爱缱绻、相思别离的无奈伤愁。

### 第一节 艳情

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无论是伤春悲秋、离情别恨、男欢女爱、雪月风花，这些都和艳情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sup>108</sup>秦观婉约的词风让他作艳情有了天然的优势，以爱情为题材的词作占了其淮海词集将近半数。<sup>109</sup>

北宋经过了长期的太平生活，加上社会富庶，《东京梦华录》中描绘北宋随处可见歌馆舞榭，莺歌载舞之景。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sup>110</sup>

<sup>107</sup> [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词话丛编·第二册》，页1652

<sup>108</sup> 陶尔夫、诸葛忆兵，《北宋词史》，页54

<sup>109</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3。

<sup>110</sup> [宋]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梦华录序》，《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1。

文人处于如此环境下，为歌妓和歌而词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情趣，而他们的爱情生活与歌妓有着割不开的联系。<sup>111</sup>秦观也是如此，任渊注黄庭坚《次韵孙子实寄少游》云：“少游尝教授蔡州，顾官妓委婉及陶心儿者，词中往往寄意。”<sup>112</sup>，由此得知他与歌妓往来甚密，甚至钟情于此，因此作了许多赠妓之词。这些词中多有春天之景，但所表之情却是哀怨伤愁。其中《水龙吟·小楼连远横空》便是有名的赠妓词。这首词是写给他任蔡州教授时最爱的歌妓——娄东玉。

小楼连远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卖花声过尽，斜是院落；红成阵、飞鸳甃。

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sup>113</sup>

此词上下两阕分别以男女双方的视角展开。上阕写女子对恋人的缱绻思念。她在高楼上凝望着恋人的离去，卷起朱帘，方知已是清明时节，乃暮春。春天快要离去，繁花开始凋零，“破暖轻风”句除了是写暮春气候不定，更是女子反复不定的情感。“红成阵”，春去时的落红成阵，此景虽美但更让人感伤，她如满地落花般玉颜憔悴，却不知恋人的归期何时，思愁幽幽。下阕是男子离情之愁，他为了功名不得不离开佳人，而佳人所居的深巷，使他频频回首，不舍离去，“不堪”二字更

---

<sup>111</sup> 黄文吉，《北宋十大词家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页239。

<sup>112</sup> [清]徐士銮辑，舒驰点校，《宋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页153。

<sup>113</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18。

显难言之痛。<sup>114</sup>其中对春景的描写更是让这首艳情词的深情更深，柔情缱绻，余韵幽长，于此李攀龙《草堂诗余隽》评“轻风微雨，写出暮春景色……按景缀情，最有余味。”<sup>115</sup>

秦观命途多舛，生性悲观的他，笔下的爱情总有那么点缺憾，情人之间难得圆满。《八六子·倚危亭》中写的是秦观对一位恋人的缠念。<sup>116</sup>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划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向、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

117

上阕“芳草”乃春草，本应该给人万物萌、生机勃勃之感，但因词人对恋人的离情眷恋让他只能感受到化不开的离恨如同草木连绵不绝，春吹再生。他与情人在“柳外”、“水边”告别，杨柳依依的优美环境，让这份离情更加悲凉，纤纤柳枝似是抓住了他的心，却又不得不分别。<sup>118</sup>下阕“无端”句和“夜月”句，词人和上天赐予的佳人一同坠入幽梦之中，这里的春风已经化为两人的缱绻爱意，颇为艳情。然而不论曾经有多美好，终究还是要别离。经此一别，相思断肠，“飞花”、“残

---

<sup>114</sup> 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页 30。

<sup>115</sup> 周义敢、周雷编，《秦观资料汇编》，页 180。

<sup>116</sup> 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页 36。

<sup>117</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 25。

<sup>118</sup> 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页 37。

雨”的暮春景象呈现眼前，曾经的欢愉已经不在，只剩下这些残景拨弄词人的愁绪。词将离情并入春景中，张炎《词源》：“离情当如此作，全在情景交炼，得言外意。”<sup>119</sup>

宋代词人喜作女子闺音，借女子之口表达缱绻相思、离情幽怨。《画堂春·东风吹柳日初长》便是以女子的口吻述闺中情思。

东风吹柳日初长，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损红妆。

宝篆烟销龙凤，画屏云锁潇湘。夜寒微透薄罗裳，无限思量。<sup>120</sup>

上阕写了烂漫春光：东风吹柳，斜阳映照下的雨后芳草，加上杏花被风吹散，四处零落，这样的光景是恬淡舒适的，本应该出门享受春光，女子却陷入春困之中。或许是花落之景让女子思及自身，是对时光的眷恋，也是对朱颜不再的自伤，因而无心红妆。下阕“云锁潇湘”道出女子昼眠的缘由，她思念之人困于潇湘处未归，因而夜间辗转难眠，只能无穷尽地思念恋人。难得春宵，女子却只能独守空房，无论春景再美，也只能惹人怅惘。

秦观的艳情词以春景作为载体，将相思、离恨紧密交织，使他的词作艳而不俗，如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说：“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sup>121</sup>

---

<sup>119</sup> [宋]张炎，《词源》，“离情”，《词话丛编·第一册》，页264。

<sup>120</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198。

<sup>121</sup> 王国维，《人间词话》“词之郑雅在神不在貌”，《词话丛编·第五册》，页4246。

## 第二节 身世之感

观秦观生平，已知他胸怀大志，然而他的科举频频落第，直到 37 岁方才中举。这样的身世经历在士人之中应是悲惨的，但他落第失意的词作却不多。<sup>122</sup>当中最负盛名的应是《满庭芳·山抹微云》，可该词作于冬季，不属于春词，因此笔者不在此赘述。然，徐培均提出了他认为秦观最集中抒写他落第心情的词作当如《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sup>123</sup>。据他考辨，此词应作于宋元丰五年（1082 年），正是秦观参加春季礼部应试不中后，写下的失意心境。<sup>124</sup>

词首以“落红铺径水平池”点出了暮春残败之景，“弄晴小雨霏霏”半雨半晴的朦胧淡远映照了词人怅惘之情。<sup>125</sup>“杏园憔悴杜鹃啼”更让暮春显得凄惨，词中人因而“无奈春归”。下阕词中人“凭栏手捻花枝”的动作是是他愁绪无法舒展的下意识动作，最后“放花无语对斜晖”无而对夕阳让这首词的气氛陷入沉寂。暮春的景色让本就愁情的词人愁绪愈深，只能用“此恨谁知？”叹愁绪无说起。

然而，这伤春闲愁实另有寄寓。<sup>126</sup>“杏园”是唐朝时期士人游宴之处，而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就曾点出这是秦观对杜牧诗的化用：“用小杜诗‘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sup>127</sup>杜牧的那首诗就是在写落第之情，可见秦观的“杏园憔悴”暗指了自己科举落第的失意与无奈。“凭栏”、“捻花”之举看似写

<sup>122</sup> 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页 2。

<sup>123</sup> [宋] 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 82。

<sup>124</sup> 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页 2。

<sup>125</sup> 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页 128。

<sup>126</sup> 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页 3。

<sup>127</sup> [宋] 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页 262。

女子伤春，但实则是词人借词中人代言，抒发身世之悲。徐培均更是认为这首词相比于《满庭芳·山抹微云》，更是通篇都做到了将身世之感与艳情的完美融合。<sup>128</sup>

即便进入官场，因和苏东坡之故而陷入元祐党争，政治之路屡受打击，几次贬谪让他离京城越来越远。当中的苦与怨都投注在了他的词作之中。徐培均将秦观的谪贬之作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对京城依旧怀有眷恋的惜别之情；后期是心知归京无望的哀怨、沉痛。<sup>129</sup>

《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属于前期的作品，作于宋绍圣元年（1094年）春天。<sup>130</sup>若从字面意义来看，像是写相思离愁的艳词，但实则表达被贬的忧郁心境。

上阕“西城杨柳弄春柔”<sup>131</sup>的西城是汴京西郑门外金明池一带，也是他常与旧友宴会之地<sup>132</sup>，如今却遭贬谪，被迫离开这座与友人充满回忆的城池，时年他已步入中年，下阕“韶华不为少年留”<sup>133</sup>看似叹青春易逝，实则暗喻元祐时局，“恨悠悠，几时休？”<sup>134</sup>被贬的愁恨始终无法消解，这份怨只能化为“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sup>135</sup>如此断肠之语，若只为艳情未免太过深重，因而只能与身世性命相关方才合理。<sup>136</sup>

后期绝望的谪作，这个时期秦观作词已经少了往日的艳情，基本都是对迁谪、孤苦之悲叹。<sup>137</sup>以《千秋岁·水边沙外》最有代表性，徐培均以为此词作于宋绍圣

---

<sup>128</sup> 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页5。

<sup>129</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4。

<sup>130</sup> 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页44、94。

<sup>131</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63。

<sup>132</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4。

<sup>133</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63。

<sup>134</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63。

<sup>135</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63。

<sup>136</sup> 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页95。

<sup>137</sup> 薛正新，《论秦观词风的转变》，《宁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页104。

二年（1095年），也就是秦观贬至处州次年。<sup>138</sup>秦观切实地感受到已踏上不归路，悲愤交加写下这首词，掀起宋士人写贬谪词的高潮。<sup>139</sup>上阕“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sup>140</sup>写春天繁盛的景色，下句“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sup>141</sup>却是以乐景衬哀情，表达了他贬谪以后孑然一身的孤寂。下阕一句“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sup>142</sup>揭露了他痛苦的根源，原来是“清梦”已断，本来怀着回归京师的期望落空，“朱颜”已改，再不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全然物是人非。词末“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sup>143</sup>属于点睛之笔，春天将尽，也是生命的春天快离去，而词人用“海”喻愁，让这份愁绪更加浩瀚，让人体会词人迁谪之恨的深广。

越到后期，秦观越悲哀，《踏莎行·雾失楼台》表现了他凄厉的心境。上阕第二句“桃源望断无寻处”<sup>144</sup>依笔者之见，其中“桃源”当属归京之愿，但却苦苦不得实现。下接“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sup>145</sup>，王国维评此句乃“有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sup>146</sup>，秦观因为心中凄苦只能看到诸如孤馆、春寒、杜鹃、斜阳的春暮之色，也因为这些景物让这首词奠定了凄绝的色彩基调。下阕“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sup>147</sup>的郴江、郴山本应相

---

<sup>138</sup> 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页132。

<sup>139</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5。

<sup>140</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84。

<sup>141</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84。

<sup>142</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84。

<sup>143</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84。

<sup>144</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92。

<sup>145</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92。

<sup>146</sup>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词话丛编·第五册》，页4245。

<sup>147</sup>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页92。

守，却流向潇湘，正如他原本想为国君鞠躬尽瘁，如今却只能独身远谪。<sup>148</sup>这是他的遗憾，也是他恨意所在。

---

<sup>148</sup> 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页 144。

## 结语

词人“伤春”的产生，可以说是文化的特殊性孕育而来的产物。因中国处温沃之地，适宜农耕，由此形成了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因着对农事的重视，古人对四季的更迭变化更为敏感，从而对岁月如驰的感受更深。春天万物萌动，是爱恋交织的季节。古时候女性重视婚嫁，她们在这个时节荡漾春心、相思情人，从而有了离情，而传统礼教的约束又让这份感情有所克制，至此心中那些缱绻旖旎，只能通过春景抒发，由文人落墨于纸。伤春源于《诗经》，这样传承已久的文学母题早已烙印于文人心情深处，化为情感的依托。

盛春之华、暮春之瑟都能让词人产生不同的惘然愁绪。词的婉约性质让其书写相思风月、爱恨离情有着别样的优势，然在苏轼打破艳科传统起，愁指向更多的意涵：有对国破家亡的沉痛哀悼、对自身身世的悲怆之情，还有面对暮春花凋飞絮时，春光不再，韶华已逝的自伤。这是生命意识的体现，正因为对时间的流逝有所意识，才会在季节变化明显的春季生出哀情。这样的“伤”，秦观体会甚深。

秦观的一生命途多舛，科举不中、四处被贬的经历让他敏感悲观又多愁善感，这些特质都反射到了他的词作上。前期所作之词还算柔婉，后期因绝望而变的凄厉，但都笔法婉约，情感幽微。这体现在他对景物的选用倾向轻巧细致之物，词调也更偏爱柔婉之音。他情景交融的笔法极致，为他的词添含蓄隽永的意味，也让一泻千里之情变得曲折委婉。春天的景物正好与其审美相符，从而借春伤怀，也让本来有些刺眼的爱上变得柔媚。

春天的意象繁多，秦观词中以花、柳、风、燕最为常见。这些本该美好的景物在他凄楚而婉转的笔法之下染上了悲意愁思。花的艳丽娇美、柳的春日生机、风的和煦、燕子成双之美，在他眼中都沾上了凄凄之情，这样的愁情正正应了他“伤心人”之称。秦观词多寄托相思离情、身世感化。他的艳情词有与歌妓的缱绻之情、与恋人的伤别之意，还有以女子闺音表达心中孤寂。然而，表面艳情实则是对身世飘零的感喟，他科举落第的失落、迁谪经历的悲恨，都投射在他轻婉柔媚的伤春词里。通过对秦观词的赏析，也证实了宋词的“伤春”情感有了新的拓展，不再拘泥于时序的感怀，而将对世事的感慨融入景物之中，有了缱绻艳情与身世之叹。

由此，宋词伤春，将烂漫春色落为无尽惆怅，余音不散。

## 引用书目

### 专书

1. 邓乔彬，陈季同，《词学廿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 黄文吉，《北宋十大词家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3. 刘毓盘，《词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438。
6. 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
7. 王保珍，《淮海词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84。
8.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北京：中华书局，2016。
9. 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0.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1. 辛衍君，《意象空间：唐宋词意象的符号学阐释》，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
12. 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
13. 徐培均、罗立刚编著，《秦观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03。
14. 杨海明著，《唐宋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15. 叶嘉莹，《北宋名家词选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6. 叶嘉莹，《唐宋十七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7. 周义敢、周雷，《秦观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3。
18. 诸葛忆兵、陶尔夫，《北宋词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 专书（古籍）

1.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汉]刘安撰、高诱注、何宁集释，《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1998。
3. [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78。
4. [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节，《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 [南朝]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7. [宋]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 [宋]洪兴祖，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9.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0. [宋]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 [宋]秦观著，徐培均笺注，《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2. [宋]秦观著，徐培军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3. [宋] 秦观著，杨世明笺，《淮海词笺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4. [宋] 张綖编著，刘尊明、李文韬整理，《诗余图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15. [宋] 朱熹集注，《诗经集注》，上海：世界书局，1943。
16. [元] 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 [清] 陈维崧，《陈迦陵诗文词全集》，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8. [清]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
19. [清] 徐士銮辑，舒驰点校，《宋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 译著

1. [日] 青山宏著，程郁缀译，《唐宋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期刊论文

1. 曹瑞娟，〈宋代思想文化与宋词的“闲愁”主题〉，《江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页86-90。
2. 陈友康，〈生命在春天的叹息——论宋词的伤春主题〉，《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页80-86。
3. 冯丽霞，〈论秦观的春词〉，《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页48-51。

4. 何阿珺,〈宋词在伤春背后的情感体验〉,《中州学刊》2009年第2期,页207-209。
5. 罗时进,〈孤寂与熙悦——唐代寒食题材诗歌二重意趣阐释〉,《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页46-53。
6. 曲得来,〈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情恋性爱母题〉,《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页36-40。
7. [日]松浦友久著,林岗译,〈中国古典诗的春秋与夏冬——关于诗歌的时间意识〉,《诗探索》1984年第2期,页225-235。
8. 孙鸿,〈试谈宋代伤别词中的柳意象〉,《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页53-54。
9. 王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春恨主题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页77-83。
10. 王立,〈春恨文学表现的本质原因及其悲秋差异——中国古代春恨主题再论〉,《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页92-98。
11. 王立,隋正光,〈略论金庸武侠小说春恨主题的审美继承〉,《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页84-87。
12. 薛正新,〈论秦观词风的转变〉,《宁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页100-106。
13. 赵敏俐,〈秋与中国文学的相思怀归母题〉,《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页63-78。
14. 朱小燕,〈定量分析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文教资料》2018年第19期,页29-50。

## 学位论文

1. 陈培，《南宋遗民词伤春主题研究》，沈阳：辽宁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 申明镜，《“唐宋燕”诗词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2。
3. 王诗瑶，《宋词东风意象研究》，沈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22。

## 附录

表 1:秦观伤春词之花意象

序号	词牌/词题	词句	情感
1	《望海潮·星分牛斗》	“花发路香，莺啼人起，珠帘十里东风。”	盛衰之慨
2	《望海潮·梅英疏淡》	“梅英疏淡，冰渐溶泄，东风暗换年华”	政治失意
3	《风流子·东风吹碧草》	“见梅吐旧英，柳摇新绿，恼人春色”	贬谪之苦
4	《水龙吟·小楼连远横空》	“红成阵、飞鸳甃”	离愁
5	《八六子·倚危亭》	“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	离愁
6	《鼓笛慢·乱花丛里曾携手》	“乱花丛里曾携手，穷艳景，迷欢赏”	贬谪之苦
7	《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	“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	身世之感
8	《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	“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	离愁
9	《江城子·枣花金钏约柔荑》	“落花飞。为谁吹。”	离愁
10	《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	落第之情
11	《千秋岁·水边沙外》	“花影乱，莺声碎。” “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身世之感
12	《一落索·杨花终日空飞舞》	“杨花终日空飞舞，奈久长难驻”	闺怨
13	《河传·乱花飞絮》	“乱花飞絮。又望空斗合，离人愁苦。”	离愁
14	《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闲愁
15	《浣溪沙·锦帐重重卷暮霞》	“满庭芳草衬残花。”	闺怨
16	《如梦令·门外鸦啼杨柳》	“消瘦。消瘦。还是褪花时候。”	美人迟暮
17	《如梦令·幽梦匆匆破后》	“遥想酒醒来，无奈玉销花瘦。”	游人思内
18	《如梦令·楼外残阳红满》	“桃李不禁风，回首落英无限。”	游人思内

19	《如梦令·池上春归何处》	“满目落花飞絮。”	伤春惜别
20	《阮郎归·退花新绿渐团枝》	“退花新绿渐团枝，扑人风絮飞，秋千未拆水平堤，落红成地衣。”	伤春伤别
21	《满庭芳·晓色云开》	“古台芳榭，飞燕蹴红英。”	闲愁
22	《调笑令·灼灼》	“锦城春暖花欲飞。”	闺怨
23	《虞美人·高城望断尘如雾》	“夕阳村外小湾头。只有柳花无数。送归舟。”	怀念旧友
24	《点绛唇·醉漾轻舟》	“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	身世之感
25	《临江仙·髻子偎人娇不整》	“不忍残红犹在臂，翻疑梦里相逢。”	游人思内
26	《好事近·梦中作》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	身世之感
27	《浣溪沙·青杏园林煮酒香》	“乍雨乍晴花易老，闲愁闲闷日偏长。”	闲愁
28	《阮郎归·春风吹雨绕残枝》	“春风吹雨绕残枝，落花无可飞。”	闲愁
29	《如梦令·莺嘴啄花红溜》	“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	伤春怀人
30	《御街行·银镮生花如红豆》	“银镮生花如红豆。” “花带雨、冰肌香透。”	相思之情
31	《画堂春·东风吹柳日初长》	“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损红妆。”	春闺思远
32	《金明池·琼苑金池》	“好花枝、半出墙头，似怅望、芳草王孙何处。”	闲愁
33	《夜游宫·何事东君又去》	“空满院、落花飞絮。”	闲愁
34	《青门饮·风起云间》	“风起云间，雁横天末，严城画角，梅花三奏。” “湘瑟声沈，庾梅信断，谁念画眉人瘦。”	相思之情
35	《鹧鸪天·枝上流莺和泪闻》	“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	闺怨
36	《南歌子·楼迥迷云日》	“海棠开过柳飞花，薄倖只知游荡不思家。”	相思之情
37	《蝶恋花·晓日窥轩双燕语》	“流水落花无问处，只有飞云，再再来还去。”	闲愁
38	《踏莎行·雾失楼台》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	身世之感

表 2：秦观伤春词之柳意象

序号	词牌/词题	词句	情感
1	《望海潮·梅英疏淡》	“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 “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伤春怀旧
2	《望海潮·奴如飞絮》	“奴如飞絮，郎如流水，相沾便肯相随。”	相思之情
3	《沁园春·宿霭迷空》	“柳下相将游冶处，便回首青楼成异乡。”	伤春怀旧
4	《水龙吟·小楼连远横空》	“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	相思离愁
5	《八六子·倚危亭》	“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相思之情
6	《风流子·东风吹碧草》	“见梅吐旧英，柳摇新绿，恼人春色，还上枝头”	身世之感
7	《梦扬州·晚云收》	“晚云收。正柳塘、烟雨初休。”	思乡之情
8	《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 “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	身世之感
9	《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	“柳外画楼独上，凭阑手捻花枝。”	闲愁
10	《如梦令·门外鸦啼杨柳》	“门外鸦啼杨柳，春色著人如酒。”	美人迟暮
11	《如梦令·幽梦匆匆破后》	“回首，回首，绕岸夕阳疏柳。”	游人思内
12	《如梦令·楼外残阳红满》	“楼外残阳红满，春入柳条将半。”	游人思内
13	《如梦令·池上春归何处》	“池上春归何处？满目落花飞絮。”	伤春惜别
14	《阮郎归·退花新绿渐团枝》	“退花新绿渐团枝，扑人风絮飞，秋千未拆水平堤。落红成地衣。”	伤春惜别
15	《虞美人·高城望断尘如雾》	“夕阳村外小湾头，只有柳花无数送归舟。”	伤春怀友
16	《河传·乱花飞絮》	“乱花飞絮。又望空斗合，离人愁苦。”	离愁
17	《御街行·银镮生花如红豆》	“恨啼鸣、辘轳声，晓岸柳，微风吹残酒”	相思之情
18	《画堂春·东风吹柳日初长》	“东风吹柳日初长，雨余芳草斜阳。”	春闺思远
19	《青门饮·风起云间》	“任人攀折，可怜又学，章台杨柳。”	相思之情
20	《夜游宫·何事东君又去》	“空满院、落花飞絮。”	闲愁

表 3:秦观伤春词之风意象:

序号	词牌/词题	词句	情感
1	《望海潮·星分牛斗》	“花发路香，莺啼人起，珠帘十里东风”	盛衰之慨
2	《望海潮·梅英疏淡》	“梅英疏淡，冰渐溶泄，东风暗换年华。”	伤春怀旧
3	《沁园春·宿霭迷空》	“尽日无人帘幕挂，更风递、游丝时过墙。”	伤春怀旧
4	《水龙吟·小楼连远横空》	“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	相思离愁
5	《八六子·倚危亭》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相思之情
6	《风流子·东风吹碧草》	“东风吹碧草，年华换、行客老沧洲。”	身世之感
7	《梦扬州·晚云收》	“燕子未归，恻恻轻寒如秋。” “小阑外、东风软，透绣帏、花蜜香稠。”	思乡之情
8	《江城子·枣花金钏约柔荑》	“月冷风高，此恨只天知。”	相思离别
9	《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	“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	离愁
10	《河传·乱花飞絮》	“那更夜来，一霎薄情风雨。”	离愁
11	《河传·恨眉醉眼》	“云雨未谐，早被东风吹散。”	相思恋情
12	《千秋岁·水边沙外》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	身世之感
13	《踏莎行·雾失楼台》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身世之感
14	《蝶恋花·晓日窥轩双燕语》	“屈指艳阳都几许，可无时霎闲风雨。”	闲愁
15	《一落索·杨花终日空飞舞》	“肯如薄幸五更风，不解与、花为主。”	闺怨
16	《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	闲愁
17	《浣溪沙·锦帐重重卷暮霞》	“锦帐重重卷暮霞，屏风曲曲斗红牙。恨人何事苦离家。”	闺怨
18	《如梦令·楼外残阳红满》	“桃李不禁风，回首落英无限。”	游人思内
19	《如梦令·池上春归何处》	“无绪。无绪。帘外五更风雨。”	伤春惜别
20	《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	“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沈庭院虚。”	思乡之情
21	《调笑令·盼盼》	“春风重到人不见。十二阑干倚遍。”	闺怨

22	《阮郎归·春风吹雨绕残枝》	“春风吹雨绕残枝，落花无可飞。”	闲愁
23	《御街行·银镮生花如红豆》	“恨啼鸣、辘轳声，晓岸柳，微风吹残酒”	相思之情
24	《画堂春·东风吹柳日初长》	“东风吹柳日初长，雨余芳草斜阳。”	春闺思远
25	《青门饮·风起云间》	“风起云间，雁横天末，严城画角，梅花三奏。” “塞草西风，冻云笼月，窗外晓寒轻透。”	相思之情

表 4:秦观伤春词之燕意象

序号	词牌/词题	词句	情感
1	《梦扬州·晚云收》	“燕子未归，恻恻轻寒如秋。”	思乡之情
2	《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	离愁
3	《蝶恋花·晓日窥轩双燕语》	“晓日窥轩双燕语。似与佳人，共惜春将暮。”	闲愁
4	《满庭芳·晓色云开》	“古台芳榭，飞燕蹴红英。”	闲愁
5	《调笑令·灼灼》	“妾愿身为梁上燕。朝朝暮暮长相见。”	闺怨
6	《调笑令·盼盼》	“将军一去音容远，只有年年旧燕归。” “恋恋。楼中燕。燕子楼空春色晚。”	闺怨
7	《金明池·琼苑金池》	“更水绕人家，桥当门巷，燕燕莺莺飞舞。”	闲愁

本文所举例秦观伤春词：

《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八六子·倚危亭》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划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向、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

《沁园春·宿霭迷空》

宿霭迷空，腻云笼日，昼景渐长。正兰皋泥润，谁家燕喜，蜜脾香少，触处蜂忙。尽日无人帘幕挂，更风递游丝时过墙。微雨后，有桃愁杏怨，红泪淋浪。

风流寸心易感，但依依伫立，回尽柔肠。念小奁瑶鉴，重匀绛蜡，玉笼金斗，时熨沈香。柳下相将游冶处，便回首青楼成异乡。相忆事，纵蛮笺万叠，难写微茫。

《如梦令·池上春归何处》

池上春归何处。满目落花飞絮。孤馆悄无人，梦断月堤路。无绪。无绪。帘外五更风雨。

《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望海潮·梅英疏淡》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一落索·杨花终日空飞舞》

杨花终日空飞舞，奈久长难驻。海潮虽是暂时来，却有个、堪凭处。  
紫府碧云为路。好相将归去。肯如薄幸五更风，不解与、花为主。

《水龙吟·小楼连远横空》

小楼连远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卖花声过尽，斜是院落，红成阵、飞鸳甃。

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

#### 《河传·乱花飞絮》

乱花飞絮。又望空斗合，离人愁苦。那更夜来，一霎薄情风雨。暗掩将、春色去。

篱枯壁尽因谁做。若说相思，佛也眉儿聚。莫怪为伊，底死萦肠惹肚。为没教、人恨处。

#### 《风流子·东风吹碧草》

东风吹碧草，年华换、行客老沧洲。见梅吐旧英，柳摇新绿，恼人春色，还上枝头，寸心乱，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烟两岸，数声横笛，一叶扁舟。

青门同携手，前欢记、浑似梦里扬州。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楼。算天长地久，有时有尽，奈何绵绵，此恨难休。拟待倩人说与，生怕人愁。

#### 《踏莎行·雾失楼台》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 《蝶恋花·晓日窥轩双燕语》

晓日窥轩双燕语。似与佳人，共惜春将暮。屈指艳阳都几许。可无时霎闲风雨。

流水落花无问处。只有飞云，冉冉来还去。持酒劝云云且住。凭君碍断春归路。

### 《梦扬州·晚云收》

晚云收。正柳塘、烟雨初休。燕子未归，恻恻轻寒如秋。小阑外、东风软，透绣帏、花蜜香稠。江南远，人何处，鹧鸪啼破春愁。

长记曾陪燕游。酬妙舞清歌，丽锦缠头。殢酒为花，十载因谁淹留。醉鞭拂面归来晚，望翠楼、帘卷金钩。佳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

### 《调笑令·灼灼》

诗曰：锦城春暖花欲飞。灼灼当庭舞柘枝。相君上客河东秀，自言那复旁人知。妾愿身为梁上燕。朝朝暮暮长相见。云收月堕海沈沈，泪满红绡寄肠断。

曲子：肠断。绣帘卷。妾愿身为梁上燕。朝朝暮暮长相见。莫遣恩迁情变。红绡粉泪知何限。万古空传遗怨。

### 《调笑令·盼盼》

诗曰：百尺楼高燕子飞。楼上美人颦翠眉。将军一去音容远，只有年年旧燕归。春风昨夜来深院。春色依然人不见。只馀明月照孤眠，唯望旧恩空恋恋。

曲子：恋恋。楼中燕。燕子楼空春色晚。将军一去音容远。空锁楼中深怨。春风重到人不见。十二阑干倚遍。

### 《画堂春·东风吹柳日初长》

东风吹柳日初长，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损红妆。

宝篆烟消龙凤，画屏云锁潇湘。夜寒微透薄罗裳，无限思量。

《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凭阑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

《千秋岁·水边沙外》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

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鹄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

也，飞红万点愁如海。